

C 捕捉生命的鏡頭 ATCHER OF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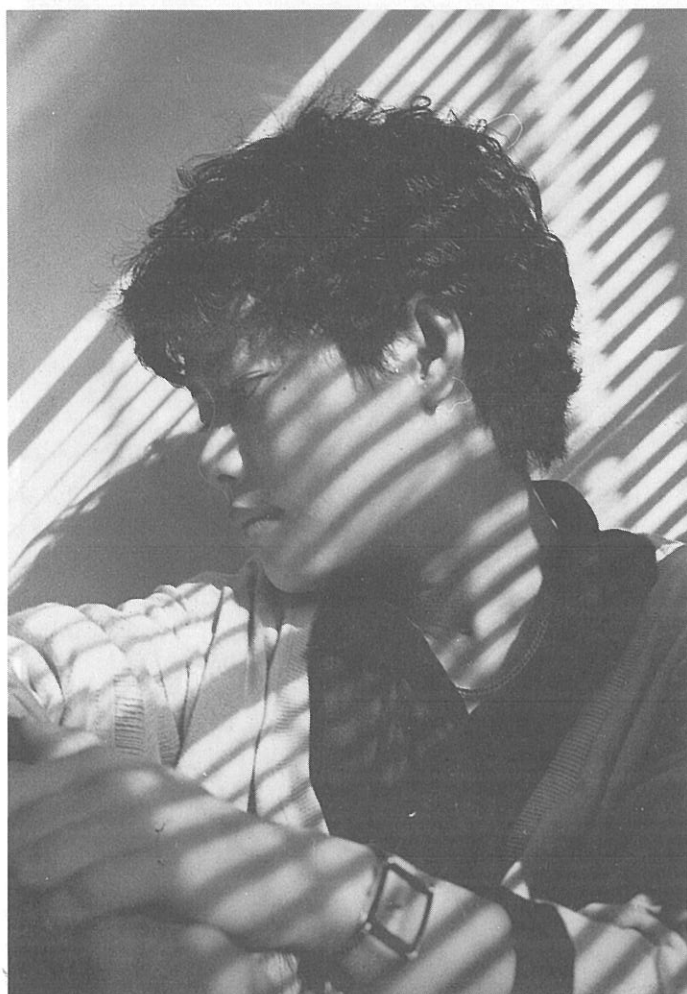
人物專訪—張詠捷

圖·文 / 張詠捷

在我血液裡，早被世人遺忘的生命軌跡
已不能在現今都市社會中
找出一絲蹤影
原以為
那鮮明深刻，人與人，人與物
甚至是人與天地之間
真實無偽，相互面對的生活
只存在於兒時海島生活的記憶中
直到飛越萬重山
到達那遙遠的群山國度—加德滿都
善良溫厚的尼泊爾人，直率無偽的眼神
又讓我回返到溫暖的時光隧道中
驚覺到，在自己心中那道界線
漸漸模糊不清了
到底自己屬於山或屬於海
已找不到答案
在尼泊爾，我體驗到真正的感動
但我相信
自己所看到與體驗的
只是尼泊爾幾千年來深沈文化的萬分之一
或許二個悠久的文化國度
時空斷層、縱橫交錯
也有著相似的發展軌跡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
從鄉村生活到都市生活
那失落或未曾失落的
以同質型式發展
此時此刻
我疼惜著早已在現今社會中失落的質樸生活
也憂心著未來尼泊爾可能失落的純樸溫情
期盼時間永遠靜止在更美好的一刻

傾聽，那遙遠的笛聲
我們的靈魂又再一次接近
那遙遠而似曾相識的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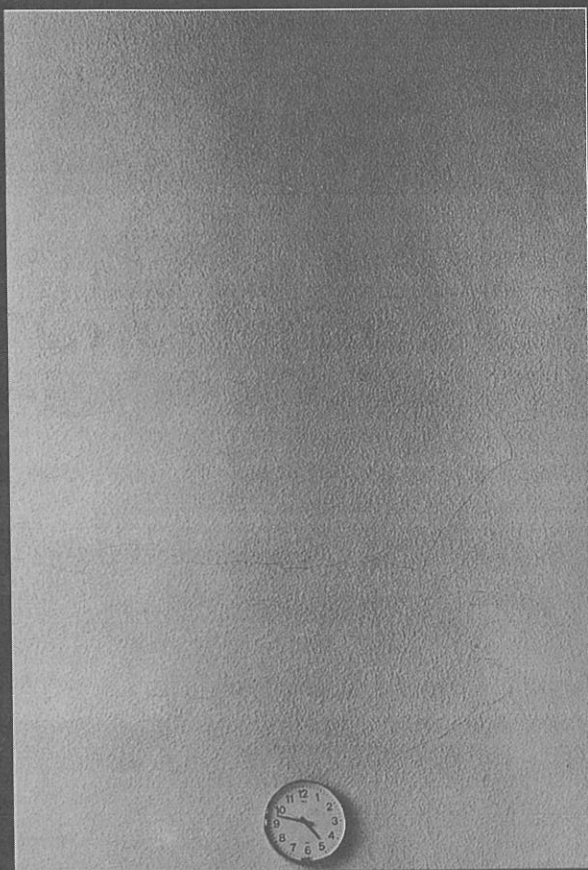
採訪·製作 / 蔡忠霖



張詠捷——

澎湖人，1963年生
曾任〈人間〉雜誌攝影
現擔任〈張老師月刊〉攝影
以〈趙二呆〉專題獲雜誌類攝影金鼎獎
作品散發著單純真摯的氣質
影如其人
同事形容「太純淨了，她的眼睛和心靈都沾不上灰」
獨特的暖灰色情調
像她常穿的衣服顏色
黑的，白的
對土地、人、生活，以至於貓狗牛羊
充滿著濃濃的情感與好奇
是當今台灣年輕一輩女性攝影創作者中的佼佼者
持續進行的紀錄工作—泰雅、澎湖……
以影象呈現家鄉—澎湖的生命歷程
是她最大的希望……

攝影之所以成為我的最愛
有許多原因，其中的一部份是不明的
像是宇宙、宗教的神祕，無法用
語言或文字說清楚
能講得明白的，大概是我一無四處吧
我沒有驚人的經歷
也沒有驚人的學力，唯一的專長
大概就是按按快門吧，其它的
什麼都不會，讀書的速度又那麼慢
除了攝影一按快門，你說我還能
做什麼呢？比下不足，比上更不足
種田、漁撈，最原始，基本的謀生能力
都沒有，只能按快門罷了
你也許會以為我在開玩笑
但這一直是我的痛。



才情滿溢的影像創作者 專訪—張詠捷

暖暖的三月 台北
敦化北路
台北學苑 月刊工作室
一趟感性的訪晤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經常
背著相機以及這樣矛盾的心情去
認識自己，去認識自己以外的生
命。這才讓我享受到每一次呼吸
的感覺……

三毛，她改變了我看待生命的方
式她使我從單純看照片、看景物
的眼睛，提昇到生命較深入的層
次……

黛安·阿勃絲 (Diane Arbus)
，歷史上第一位被攻擊為不道德
的攝影家，所拍攝的對象，大都
是正常社會中所謂的畸形人——
巨人、侏儒、低能兒、變性人
……。在她鏡頭下的人物都有一
種變態的傾向，空間充滿著腐敗
的氣息。促使阿勃絲如此全神的
投入心靈的黑暗底層的力量是：
「我覺得孩提時就備受折磨的一
件事是——從來就不覺得有困
境，我被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所肯
定，而我所能感覺得也只是不真
實而已……，大多數的人都懼怕



〈孤寂的日子〉 澎湖·東嶼坪

將來會有什麼創傷的經驗中生活過來，而畸形人與生俱來就帶著創傷，他們已經通過了生命的考驗，他們是貴族。」原來阿勃絲的家庭十分富有，是個嬌生慣養的溫室花朵。無微不至的保護，是一種不真實的痛苦，使阿勃絲第一次碰到畸形人，就被活生生的悲劇所感動。

我不禁也對張詠捷的成長過程感到興趣。為什麼走上攝影這條路？受到什麼人、事物的啟發？幼時生活是否有特殊的經歷深深影響著？「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幼時經驗」張詠捷思索了一會，「若說有，應該只能說小時候沒有任何壓力，很愛玩，國中、高中成績很爛，數學考零分。不過，當幼時玩伴長大紛紛到台灣求職時，我卻喜歡留在澎湖。這份感情是從小累積起來的，喜歡和家鄉的老人聊天，喜歡看漁夫抓魚，喜歡走在這片土地上。」

「至於攝影這條路，起初也拍過許多沙龍照，得過大大小小的獎。不過，前幾年當我憑著直覺、感覺去抓住瞬間，心中沒有構圖好不好的判斷，讓時間去順應人而按下快門時，我知道這才是真正我想要的。幾年來的想法轉變，覺得攝影最重要的是對生命的認知，而不是去看到一張表象的美的照片……。我特別感激三毛小姐，1988年在澎湖遇上她。我們通信許久，她給我書讀，也看過我拍的照片，至今仍覺得她是啟發我最大的人，一個不懂攝影的人，她改變了我看生命的方式。人不一定只是臉才有表情，人的手也有表情，人的腳也有表情——人身上任何地方都在說明人生命的背景。她使我單純從看照片、看景物的眼睛，提昇到生命較深入的層次。很難過她過世了，覺得沒有辦法回饋她……。」

CATCHER OF LIFE 光影的追尋

對我而言，攝影非藝術，非手藝，更不是技巧

技巧只是一種形式，更重要的是精神

精神二個字，很難用文字表達

就像是幼嫩的枝葉

就像是粗糙的手

就像是屈原的貞烈

你如何用“技巧”表達

而你的提到的“匠氣”

也是很難用語言或文字表達

那是一種“俗”

是拘泥於一種形式，是“外在的”

比較看不到“精神的”

“俗”字，我沒有批評

有些“俗”是天生的、自然的，不虛偽的

有些“俗”是刻意的，外露的，不自在的

拍照拍了這麼多年

怎能免俗呢

怎麼去俗呢

怎樣避免低俗呢

我什都不懂

但我知道，去看看大自然

看銀合歡存強風中的枝葉

看龍舌蘭的挺立

看海的浪濤

看雲的不据形式

自然

我愛自然的無据無來束

但我畢竟是人 是形式的，但我努力



他們專注的眼睛，疲憊而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咬著牙根的臉孔，有悲喜，有憂鬱……總是吸引我去看，去接近……

「比起風景，我更愛拍人。人給我的感動是那麼自然、豐富，不必多費心思便能理解。這比恆久不變的風景更能帶給我更多的喜悅。」“人”，“生命”是張詠捷最感興趣的題材，“自開始攝影以來，對“人”這個題材特別感興趣，人講：『一款米飼百樣人』，我發現人是這麼豐富，這麼的不可限量。幾年來的經驗，由於採訪工作有時必須面對、溝通、交談，長久下來，讓我學到太多東西了，真的就像讀一本活的書一樣”“拍照的過程到了一路口自己會有選擇，抽象的表現、往風景方面發展、或單對人物有喜好。那時，我就很確定的知道我喜歡人物。我覺得當我面對很美好的風景，那樣的情緒，尚不能表達對大自然的尊崇，我們所真實看到的景，是距離那麼遙遠，而大自然是那麼的遼闊，怎麼用那麼小的框框去紀錄它？另外一點，人物，它實在是太有意思了。人表情的瞬息萬變，人的喜怒哀樂，人性那麼大的變化，前 1/60 秒與後 1/60 秒人的表情與內在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他們怎麼去用那麼瞬間的時間和機會去碰觸那麼微妙的心情轉變，我覺得，對我而言這挑戰性比去等待一個日出、日落的色彩變換更大，更吸引我去追求。”

前陣子作「偏遠地區醫生」專題，採訪過程中對這些醫師終其一生奉獻於解除病人痛苦，對這份極辛苦的工作的執著無怨無悔，其精神動力當然地來自對每

一份生命的珍視。那支持張詠捷持續作下去的力量又是什麼呢？
“就是對人莫名其妙的愛，那種感覺是講不出來的……”「他們也許擁有通天名望，也許默默無聞。他們可能是都市角落裏，那個在大風雨中推動三輪車的老阿嬤；他們可能是捷運工地上，那個汗流浹背的菲律賓勞工；他們可能是那個站立在人車匆忙的南京東路上，抬頭看雲的女孩……他們專注的眼睛，疲憊而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咬著牙根的臉孔，有悲喜，有憂鬱……總是吸引我去看，去接近……」我想，就是這種愛，簡單而莫名的愛催促著張詠捷一直欣喜的走下去。

人是那麼的多面，那麼的不可限量，以照片做為呈現人物的媒，對一個人而言非常不公平……

以往人物攝影表現的方式似是以單張照片即欲把一個人的生活或精神完整的呈現，在張詠捷的人物攝影作品裏存在的理念——“以大量圖象串成人物的面相”似乎有滿大的出入？“我覺得這太不夠了。單張照片幾乎就要涵蓋一個人整個精神，真的是不夠。人是那麼的多面，那麼的不可限量，以照片做為呈現人物的媒材，對一個人而言本來就非常不公平。而且攝影是「決定性的瞬間」，當我們只關照到一個面時，以一張照片來表示一個人時，更強調了決定性瞬間的存在。人是活的，有不可限量的無限性，用一張照片，如此侷促的平面來說明是不夠的。

然而，媒體不變的報導方式，只是形式的問答加上簡單拍照作為結果，人物豐富的多面性的



〈一個歌仔戲演員的生活紀錄〉
潘麗麗

確被不經意地忽略了。想擺脫這箇舊，該得付出許多心思吧？“長期的人物採訪很苦”張詠捷感慨地說著：“他們長久以來已習慣媒體的工作方式——在1，2個小時甚至幾十分鐘就要得到照片或其他資料，然後就走了。她舉了個例子：計畫中想拍攝的攝影老前輩郎靜山，我想以自己的方式進行，然而他卻說：『給妳1個小時』而且家僕為使他顯得更威嚴、受人尊重，拍攝前得為他先梳洗一番，穿上老式正統的長衫。這與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出入，好無奈，有點無力感。”正如尤金·史密斯拍攝史懷哲時所遇到的困擾，史懷哲告訴他這個不要拍，那個不要拍，終於史密斯留了一封信寫著：“我必須離開朗巴倫（Lambarene），因為我也是在尋求真理，可是到了這裏，你卻拒絕給予。你迫使我變得膚淺，而膚淺對我來說就是不真。所以我必須離開朗巴倫。”

在我的攝影裏
大部份的照片，都是自由的
而自由的前題就是自然
自然就是不做作
我不是報導攝影者
也不是自由攝影者
我只是一個“人”活生活在看人的“人”
也是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
責任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
責任在我自己心裏
面對人物的時候
我常常想努力地去表達他們
讓我最感動的一個面
雖然人不是活在唯一的面相裏
人，也不能用“決定性的瞬間”
來說明所有
這是不得不屈服的
因為我選擇的，是照片的平面表現
所以照片不是我唯一信服的工具
我還有眼睛在看，耳朵在聽
心在感覺，手在記錄文字
盡我可能的，接受生命的各項訊息
於是，在按下快門的時候
有些精神已不需再依賴太多文字
而表現出來了，但文字有其必要
聲音的記錄有其必要，但影像
聲音、文字各有各獨立而不可
取代的力量，就如同攝影和畫
精神的掌握是不同的



<我是一隻狗>

我想，這正是一般知名人物在媒體慣有的採訪方式下所形成的習慣，他們要求的大部分是端正、漂亮的版面，與張詠捷欲捕捉人物生命真實的鏡頭有著極大的出入。“看一個人通常須要很長的時間，尤其是觀察、溝通。有時候，就是不拍照，一整個下午跟他談天，靜靜的看他的生活，這樣子可以讓我看到很多別人看不到的面，不是我們今天付出多少時間，就一定要獲得多少東西……很多時候你都需要等待，就只能等待。也可能一天，二天去了不是為了拍照這件事，當你看透工作——拍照這件事時，你反而更能夠真正去了解他的生命……然而對攝影這件工作，並不會因其他心情而鬆懈下來。雖說不完全為了拍照，但相機的機動性及隨時為了準備留下一個鏡頭的衝動並沒有被減低。也許與他相處一段時間，一個畫面這樣出來，就是你要按快門的時候。”卡提·布列松的「等待」：「等」是一種預期、是一種希望事情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樣貌展現出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事件也正「等」你來加以論釋，也正「等」你按下快門，不同瞬間的快門機會，意義就不一樣。

這麼多有關李天祿的影像中，我看到的只是他的『照片』……

從戀戀風塵、悲情城市，到最近戲夢人生等幾部戲而馳名國際的李天祿；以一首「向前走」走紅歌壇的歌手林強；歌仔戲名角潘麗麗等，在目前資訊、媒體一窩蜂的潮流下，拍下這些頗具知名度的人物，尤其是李天祿，時機是否恰當，會不會被套上「

宣傳」的字眼？「不是故意去發掘他們，完全是憑直覺。他們知名度已經夠大，不必我再做什麼宣傳。但是如果我被這種想法限制住，我就永遠不可能做好……。林強，他是商業包裝的人物，我若真正想去表達什麼，就是當時他隻身上台北打拼，這份離鄉遊子的情懷與自己有所感應。而李天祿，幾年來當他逐漸受重視時，多少報導是屬於他的？然而在這麼多的影象中，我看到的只是『李天祿的照片』，真的很可惜。如果自己害怕，沒有信心，這道菜已經炒太熱了，我們不需要再去炒……，就是因為我看到一些想去超越的東西，而且不怕能不能超越過，所以我決定走進去，要拍得比別人更好”。

「人們爲了自己某種目的，藉他來構築他們的希望，並且藉他來製造一種傳奇。他們不斷地寫他，企圖使他比原來還要好，好到無法企及的地步……我懷著對他的尊敬去，回來時除了尊敬之外，還帶著對這偉人的同情。」尤金·史密斯用影象爲史懷哲作記錄後，表達了他對這位偉人與衆不同的看法。我想，張詠捷用心地走入李天祿的世界，她的體會自然與媒體所呈現給大眾的印象有很大的差別吧！「太多太多的照片只是在說『這是一個國寶，他叫李天祿』這樣的一件事。當你把这些東西丟掉之後，你才可以真正的去看到他。」而所得到的感受是否已完全地反映在月刊中張張照片上？「應該是超過這些，它只是爲了一個版面。事實上李天祿生命的豐富已經超越了我所能拍的照片。像他的聲音，其他的影象，文字上的口述

歷史，太多太多都超越了。我只能很片面的把他生命中某一段精彩的地方提煉出來，放在這個位置上面。他豐富的生命超過這些太多了……。月刊上又不能留下他的聲音，他的聲音是那麼的棒，那是一種缺憾，因爲人是活的，是多面的……。”



<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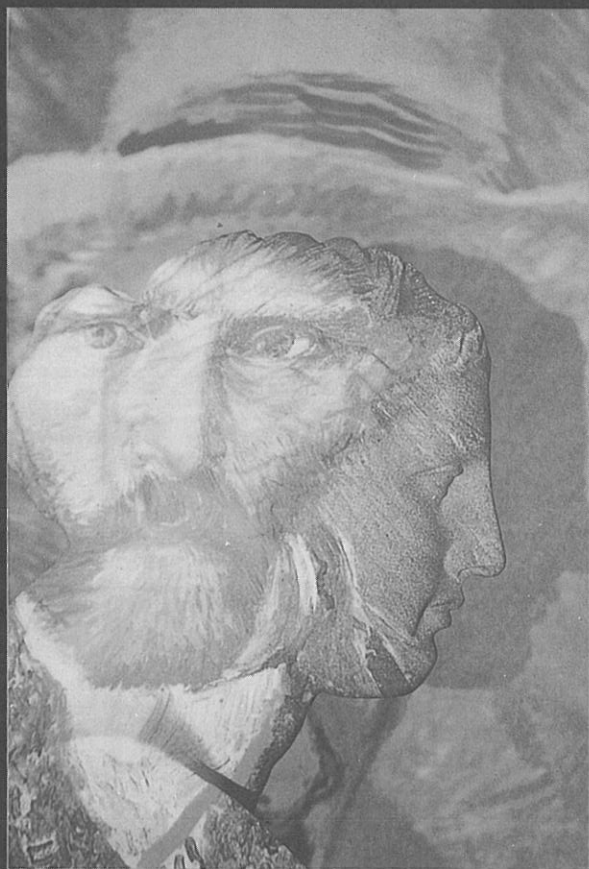
「那嚟淌呷，才看你嘜做也嚟做……」寫國語是容易的，但我想尋找更貼切的表達……

看過一些攝影集，額外的爲一張照片加上文字註解，似乎並不適當，爲什麼張詠捷月刊中的作品往往有許多文字的解說？張詠捷停頓了一會，「本來一張好照片是不須經過文字解釋的，當時這樣的想法很強烈，拍這麼多，根本沒想到爲這些照片加上註解，覺得何必以文字來侷限它的空間。後來想一想，月刊的讀者並非完全從事影象的工作，他們大半對這些都不懂，那時真的不太能妥協。而後慢慢想清楚了些，作品應該便於更廣大的讀者去了解，而不是爲了自己及那些懂攝影的人看……」

CATCHER OF LIFE 光影的追尋

攝影，絕對不是一種快速的畫畫
那是不懂攝影，不懂畫畫的人說的
攝影是攝影
畫畫是畫畫
兩者有某些角度是相像的
但精神是相異的
有時候，我趴在畫布上的時候
不管1/2或1/500沒有速度
沒有對象，只是面對自己的精神
那應該叫畫吧
然而，當我拿起相機的時候
就看到了快門，看到了現實
那種“絕對的真實”是畫不出來的

畫之於我就如同攝影之於我
是自然的、是喜悅的
是自我的、是自然的
完全發自於內心的快樂
我的攝影，沒有絕對的目的



「那嗶啲呷，才看你嘍做也
嘍做……除非我未震未動，那有
喘氣的一天，戲曲著會繼續……
我辜不二三章和導演去搬戲，沒
想講搬戲嘍笑奚笑奚、趣味趣味
，有錢嘍有經驗啲好賺！……」
這些口述的閩南語，最初，真
有些看不懂。將這些文字慢慢“唸”
了之後，發現竟是如此的單純
與樸實。原來，這種凸顯“聲音”
的創作意念也是張詠捷有心使
捕捉的人物面相更接近真實的
方式之一。“像生活艱苦，整天
來去去的“從”字；天氣寒冷，
十件棉被也蓋不暖的“罩”；
及聯合報上發表的文章陳松勇
的“訐譏”，那二個字是那麼
古典……”張詠捷興致盎然的舉
了好幾個“字”的例子，接著說
：“寫國語較容易，我覺得，但
我想尋找更貼切的表達。在與受
訪者相處的過程中，我不只是眼
睛張開，耳朵也張開，聽他怎麼
表達一件事情，表達他的情緒、
表達種種……曾經有人反應說很
喜歡我這樣寫，因為他覺得看到
一種意象。有趣的是，潘麗麗這
篇文章，不能用“看”的，一定
要用“唸”的。我想，除了平面
以外，又增加了聲音的成份在裡
面，這樣也滿好的。”前些時候
，陳明章、羅大佑也曾以旋律將
“閩南語音樂”的表達換上一種
全新的面貌。我想，如今閩南語
似不再是時尚生活下粗俗、下階
層的表徵，而是你我周遭真實生
活的語言了。

然而，在一片恢復推行母語
的潮流下，恰似如此的文字呈現
方式，是否有“刻意”，或某種
“意識型態”的成份包含其中，
我不禁產生這樣的懷疑？“作到

李天祿那期時，文字的形成很自然，沒有刻意的去寫成閩南語。覺得這樣的表達比較像李天祿的語氣。最近潘麗麗這期也是直覺覺得必須以閩南語的方式表達，沒有刻意，或其他意識型態”。而面對不同的讀者，諸如「辜不二三章」「笑奚笑奚」之類的文字若無法被了解，被認同呢？

（心中不免為此抱不平）“警察廣播電台一位主持人專訪潘麗麗時用到這篇文章。她唸了一遍，我聽了好感動，真的好感動！那麼多人看不懂，有些人甚至不喜歡，而那位主持人念得那麼自然，順口，那麼生動，讓我覺得那樣作是對的，雖然爭議性還是很大，但我想以後仍會持續下去。



“真的很多人看不懂，爭議性滿大。那時自己很難過，覺得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記錄泰雅時，也嘗試用母語的方式去表達，閩南語本來可用文字來表達，只是長久推行“什麼”化以來，已經很難以文字來紀錄，但確實存在這樣一個文化。現在有這個空間，嘗試著去作它，動機也很自然，跟著自己的感覺，完全沒有刻意。爭議性這麼強烈，真的有點難過……”張詠捷情緒漸漸深鎖了起來。然而，這些乍看非常吃力了解後卻是無比親切與寫真的文字，難道得不到一點共鳴嗎？

那內在原始不被驅使的動力，那份歡喜，那份愛畫畫的衝動才是重要的，天賦是次要的東西……

“天賦”這種東西，就好像是一顆果實，一顆甜蜜但沈重的果實，端看你有沒有辦法去承擔。「天才就是天才；不是，怎麼努力也不是。」…藝術家都是天生的？想明白張詠捷對「天賦」、「努力」的看法。“覺得不要定位在藝術家。”，“一個人對他自己喜歡作的，即是很內在不在被驅使的一比如你喜歡種田、喜歡捕魚、開車、畫畫、拍照這原始的從內心出發的動力很重

影像本身是構圖，和事實的記錄

是有一個平衡點的

太著重記錄性的時候

你說還有誰不會拍照

50年後，所有照片都有價值了

但如能在記錄中，溶入適當的“構圖美感”

我想會超越其它的記錄照的

每個人的心中，也各有一天平

有些最後會流於時代的洪流中

有些會留下永恆的影像

也許我的心裏，也有一套

攝影理論，但我從不太去清楚它

也許在我的照片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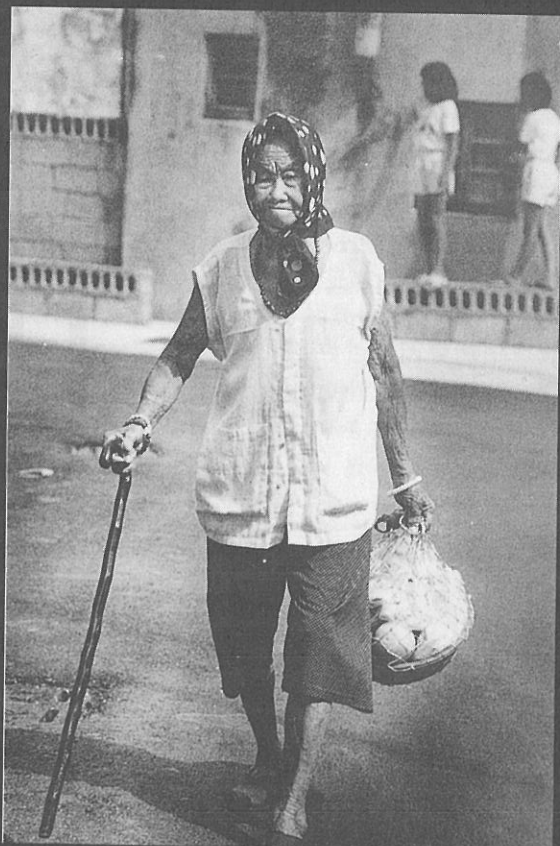
已說明了許多，但我不太用嘴巴說

似乎不太有什麼理論限制過我

因為我讀書很笨，理論讀不下去

但我喜歡閱讀海、讀風、讀雨…

也許風限制過我吧



〈老人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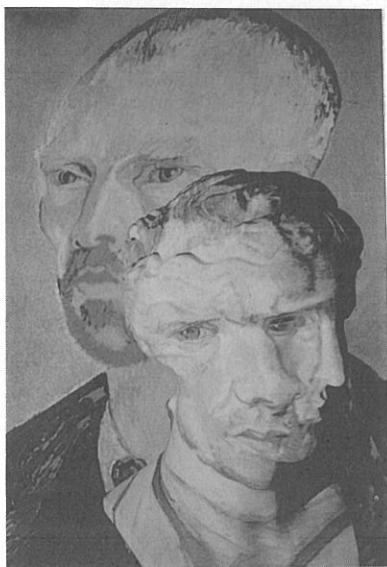
要。努力，自己喜歡做的事，當然會努力；天分是很其次的東西，而且當你發現天分時，也許它就不算是天分了。”這番見解直讓自己心底翻騰許久。天分果真如此平凡，不是該以較嚴肅論調解釋嗎？若把控制變因設定在後天的學習和努力，（自己不自主地把上課那一套搬出來）所謂先天的不平等，二者畫作的呈現必有絕對的層次高低，這難道不是“天分”的作用嗎？我如此追問下去。“我覺得天分每一個人都有。你們好像把天分定位在一種能無限發展，很強旺的創作力…”張詠捷不解地說著。“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天分，包括每一個小孩，你跟我。可能他的天分並沒有被適當的引導出來。並不是不會畫就沒有畫畫的天分，每個人都有畫畫的基本能力，只是他們沒有被開發出來。若說我有天分，覺得自己是幸運有機會去作，慢慢地去開啓那道門。但那也只是開啓而已，你還是得不斷地去作，去作，才能把內在隱藏的潛力發揮出來。”“就畫畫而言，真正我的老師是我的小狗”，我不禁愣了一下，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張詠捷即接著說：“因為離開澎湖太久，很思念牠，就拿起筆想去留住牠的影子。你知道攝影是現實的取景，而繪畫是抽象的、自由的。因為真的太思念，三更半夜拿起筆開始畫，一段時間後就發現慢慢你可以使喚你的筆法去走路，你會發現筆已經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你可以為所欲為，而那是毫無目的的，那只是一個欣喜，一個很喜歡去作那種心理原始的驅動力。如果沒有那衝動，只是

被逼迫，完全不一樣。許多人也許連筆都沒動，只拍了2卷底片，就覺得自己沒有天分，那只是他們那一扇門還未開啓。”然而，太多太多的藝術作品，其境界根本終極畢生心力也望之項背，這難道不是「藝術家是天生的」的證明嗎？如此沈重的打擊難道不會因而喪失作畫的勇氣和動力嗎？我不甘示弱地一再追問下去，“我覺得那是他根本不喜歡，不愛畫這件事！”張詠捷斬釘截鐵的表示。“達利、梵谷的作品已經沒法超越了，但是難道你只爲了『超越』這件事情嗎？一個愛畫，對畫有衝動的人，他看到更好的作品，只會更激發他的努力，而不會讓它斷了自己的衝動。”

至此，我真是無言以對了。拋開“天分”這較爲嚴肅的題目，生活中不也充滿著太多太多藉口……。

創作回到「眼淚歸去的方向」…

這位同事眼中不時嚷著：“我要回家！！”的離鄉遊子，澎湖這片伴他成長的土地，這份對澎湖濃得散不開的鄉情竟也成爲創作的動力，而老家的一系列照片亦是攝影作品中最大宗、最精彩的部分。“澎湖是我的最愛，這愛無法改變”此刻，張詠捷似乎走入了回憶裡“學攝影以來，一直在海島成長，整個生命的豐富都是在那段期間培養起來的…當沒有目的走過家鄉的每一個角落，看著一年四季生活的運作，受著風，去感受到在那片土地成長的經驗，我覺得那很可貴。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說拋掉攝影就拋掉，可以說是一種責任了



〈當梵谷遇上維納斯〉

，記錄這些人，這片土地。”“現在對土地的感情那麼深刻，可能是從小喜歡回老家玩，放暑假好悠閒，看漁夫早上從海邊捕魚回來，跟阿嬤聊天，颱風過後到後山撿洋娃娃，做七夕的年糕，釣魚……”“在澎湖的日子可以過得很悠閒，可以一整個下午，只是跟鄰居坐在門口聊天，等黃昏的來臨”。

然而這份閒情，如此無爭的生活似乎距離現代人，甚至澎湖人愈來愈模糊了。我想，這也許是她自憐憫懂懂地使用相機起，便藉著影象，真誠、賣力地記錄自己家鄉一切的動力吧！“人沒有離開自己家鄉，就不能真正了解你到底愛它多少，就因爲太近了，只是順理成章的過日子。當你抽離了再回頭看你的過往時，就發現到應該怎麼作。如同記錄澎湖，是我一直持續進行的工作，很苦，我覺得。但是我們所處在的時間點正是整個海島生活、文化轉變很大的時機。再過10年

CATCHER OF LIFE 光影的追尋

對於“認真”的定義
那要看從那一角度去觀察
我所記錄的這些人
他們都努力工作
也都在他們族群裏被一定程度的肯定
我心裏自有天平
但那度量也難以詳說
他們雖然有些名聲
但一樣保持他們對工作的熱誠
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名，但不以
他們的名聲來獲取更多的名利
待人處世，都有讓人信服敬佩
的地方，大多也都有很闊達的
人生觀，從趙二呆到潘麗麗
都有他們各人
很特殊的奮鬥經歷
在拍照的時候
我也同他們學習
覺得他們都可以是我們的老師
雖然沒有驚人的學歷
但有比常人更獨特而辛苦
的人生閱歷
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些都
努力在賺錢，但都將名利
看得很開，也“認真”地對待
他們的朋友、後輩……



看他在馬公街頭行走已二十多年了，人稱「車理」的他，總是沉默的把貨從碼頭搬上人力車，送到每個店家，毫無半句話。

，20年，老人家所代表傳統那一代不在，就什麼都沒有了。現在不做，要等到什麼時候做……”。

尤金·史密斯藉由影像為日本水俣村公害作見證；王信透過視覺的語言，經「蘭嶼，再見」這本攝影集傳達她的信念：「希望這本攝影集，能使人們回顧那些被我們稱為原始的、落後的、未開發的土地與自然純樸的人性，而有所反省。」正如郭力昕評論張詠捷的作品所言：「終其一生紀錄、表現自己的家鄉以做為一種自我實踐，無論如何是有意義的。」

“有時候真的是快活不下去了，自己又那麼窮，而攝影的花費又是那麼龐大……”張詠捷苦笑地說。“不過，心想有些人因為你而留下一個很好的面，你如果不作，那這麼好的人就沒辦法被紀錄下來……”我，不懂攝影，不懂這些哲理，只知道自己被這份執著的傻勁，這份不為名利的理想深深感動著……深深地……只因它也日漸從我心底流失了……。

· 後記 ·

記得是三月的晚上，與張詠捷訪談過後，已接近11點。獨自走在敦化北路上，微風掠過，淺淺的涼意，自己逐漸從幾分鐘前的世界甦醒過來。心思似是跌入方才的對話中有好一陣子了，我想。那種心境，難以形容。

如今，卡帶的運轉，一次次地再把自己帶入當時的情境裏，筆桿下的紙面依舊是空白，我已不知該表達什麼了……

談攝影，藝術：圖像的構成，光影的交錯組合，其中的理念，攝影本質、是否屬於一門藝術。作品主題的時代歸屬性——我，根本不懂。談鏡頭下的生命特質：平順的20多年歲月，在無形的既定的框格裡，反覆代入著預設的公式，順理成章地走過這些日子——我告訴自己，怎麼能有資格。

是爲了自己吧——拜訪張詠捷，呈現她的作品。

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李天祿〉專題，那一份真實的感動。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平凡的生活，它們也許並不起眼，卻是生命最真誠的顯影。作品裏沒有誇大的口號，動人的言辭，一張張充滿生命力的畫面有的只是張詠捷心的記錄——默默的，默默的，不矯飾的。

「……很辛苦，我覺得。但如果我不做，這片土地上很多很好的人、事，將永遠無法被記錄下來，永遠從這片

土地上消失了。這樣，我會更難過……」面對著這句話，深深覺得自己的渺小，自己的自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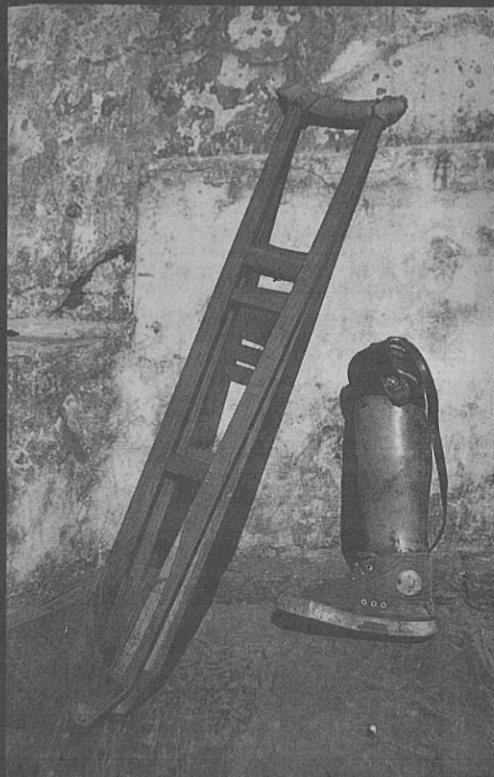
此刻，我只能以自己害怕的文字，拼拼湊湊，賣力地把這份心情盡最大的可能寫出來，知道這太不夠了，很無奈。

期望張詠捷能繼續，記錄泰雅，記錄澎湖，記錄這片土地上的真情與生命，爲了她的執著，爲了所有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參考書目：

- 《張老師月刊》
- 誠品《閱讀》雜誌
- 《當代攝影大師》
- 《台灣攝影家群像 1-6》
- 《攝影家》雜誌
- 《幼獅文藝》
- 《尤金·史密斯》
- 《安瑟·亞當斯》
- 《昂利·卡提-布列松》

在月刊發表的作品
也只能算是我所有作品的一部份
我覺得還可以更努力
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至於量方面，或質方面
從不考慮那麼多
我很明白易經所說的
在最好的時候，就是要落入惡地
的前兆，盈虧之間自有並存的道理
每個月的照片品質都太好
我看我就活不久了
偶爾當然會有不滿意的照片
刊出，但我不在意
因為後面還會出現很好的
但在面對照片的時候
我是認真的，一個最好的畫家
他通常會不停地作畫
時好、時壞，不會太在意去作
評判，但過程是重要的
“完我自我”的過程是重要的



<行走的腳>

才情滿溢的影像創作者 —— 張詠捷

本文轉載自誠品《閱讀》第7期
本土攝影家系列之四
原著者—郭力昕

在攝影的領域裡，女性在創作人口中一向佔著很小的比例。台灣如此，其他地區亦然。雖然做為少數的女性攝影家們的作品，其成就與價值已經不可忽視，但它們與男性攝影家的作品在數量上的差距，仍令人覺得可惜。以女性普遍具有之親和力、較不具攻擊性、與細膩敏感等等特質，其實較男性更適合攝影這項以靈敏、平和、沈靜、訴諸情感為特色的創作媒介。如果更多女性能甩脫成見與包袱，認真加入攝影創作的行列，則女性在攝影上集體的成績，將難以估計。

來自澎湖的張詠捷，是當今台灣年輕一輩女性攝影創作者中的佼佼者，在一個從組織結構到宗旨皆十分模糊的女性攝影團體「意映攝影群像」於今年度的聯展裡，張詠捷是十幾位創作者中比較勤於思考或質疑攝影之意義的一位，其影像內涵相對地亦比聯展中多數人來得深刻（雖然以每位作者有限的幾幅作品上繼續提昇思考層面、開拓題材方向，則在人文紀實攝影這個範疇，她極可能是繼王信以來台灣最傑出的女性攝影家，且成績將更超過前者。

作品中的多重特質

張詠捷的攝影作品裡，透露著幾重的特質。首先，是她對土



她純淨的眼睛，使她能以一般成人少有的如孩童般
新鮮、喜悅而直接的角度觀看世界。

地、人、生活、以至於貓狗牛羊的熱烈的情感與好奇。因為情感濃郁，所以能夠不斷地在這些題材中打轉，而感到有取之不盡的影像資源；因為真正好奇，所以無論人地事物或小貓小狗，都能充滿興趣的看、一視同仁的看，而看到一些別人可能不曾留意的趣味或細節。

其次，她的影像直觀能力很強。藉著作品中精確的構圖、線條、層次、明暗對比，她的攝影多半總能生動有效地訴說故事，或者凝聚情緒。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看到張詠捷的幾幅畫作，其細緻的線條筆觸與色彩感都十分出色，說明了她天生具備的藝術敏銳度。

此外，張詠捷的作品裡，散發著一種純真的氣質，影如其人。她的同事在一篇文章中形容張詠捷「太純淨了，她的眼睛和心靈都沾不上灰」。這種單純真摯的本質，構成了她攝影作品中

的基本性格；不過，這個基調既是張詠捷難能可貴的質素，同時又是其部分作品在觀點或呈現上值得討論的問題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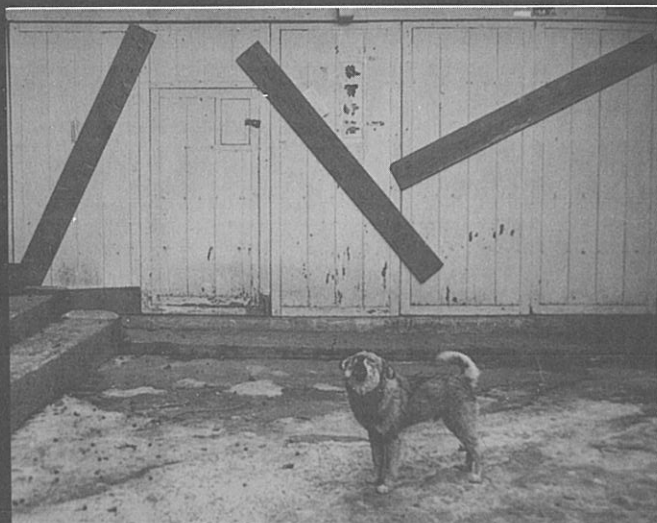
也就是說，由於她純淨的眼睛，使她能以一般成人少有的如孩童般新鮮、喜悅而直接的角度觀看世界；然而，這樣的觀看角度，也容易傾向於單純樂觀、正面肯定地理解或詮釋周遭的事物。

檢視林強專題

例如，以林強為對象的專題裡，由於歌手離鄉背井到台北闖天下的境遇與張詠捷很相似，林強在歌曲中宣洩的鄉土情懷與昂揚的精神，大概對她亦產生極大的共鳴；因此，張詠捷圖文並茂的林強專題（《張老師月刊》第一六九期），即熱情地凸顯了這位偶像歌手可愛可親的一面，而未能同時從其他角度審視這位才華橫溢、令人期待的台語歌手一

從來，攝影對我而言，就是生活
是生活，不是藝術
到現在，我還不懂什麼是藝術
如果一個人，不能在生活中
萃取精華，像種子，落入土地那樣的實在
人恐怕就活不下去了
藝術是什麼呢？至今我仍不懂
但有些時候，我相信老漁夫的
臉孔，就是藝術
是風、是雨、是鹹水，是歲月是生命
是大自然共同共同傑作
我看到那真實不虛的臉孔時
就相信 藝術是存在的

最後會決定走向攝影這條路
是因為我一無是處
我沒有學歷，也沒有什麼長處
唯一的，就是會按按快門
就因為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別無選擇的
就必需要向前走
沒有任何退路了
只有向前走
否則我還能做什麼呢
種不出高麗菜的雙手
不去拍照還能做什麼呢？



〈金瓜石〉

一譬如：來台北之後暴得大名、成了大眾文化明星的林強，下一步怎麼走？在唱片公司的包裝、主導之下，他的原創力與爆發力，還有多少發揮的空間？驟然變成文化明星之後，林強依然是那個鄉土味十足的憨厚囡仔，或是已不自覺地逐漸變成了虛矯的台北年輕雅痞？

我們在張詠捷的作品裡，比較沒有機會閱讀到這些層面的訊息。雖然，我寧可相信那些問題都有著正面的答案；然而，也可能是攝影者順著自己的情感、與對林強在「向前走」專輯中所代表之意義的全然認同，於是習慣性地欣賞並推崇主題對象值得肯定的地方。

當然，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張詠捷任職的雜誌社《張老師月刊》，其內容的主調與方向，是朝著比較積極肯定或鼓勵事物正面意義的角度，進行報導或討論、於其間工作的編採人員，多少不免得配合這樣的基調。

張詠捷在雜誌社工作的整整三年之間，已迅速累積了相當數量的作品。除了配合刊物上其他文字報導的拍照工作外，三年來她幾乎每期都製作一篇圖文並陳的攝影散文（Photo Essay）專題。從龍山寺、迪化街、歌仔戲、李天祿，到勞動大眾的造型與生存工具（機車）；從母親、孩童、貓狗、模型，到讓她得到第一座雜誌類攝影金鼎獎的〈趙二呆〉專題，以及幾乎讓她連續得到第二座金鼎獎的專題〈當梵谷遇見維納斯〉後因評審團為「作業方便」起見，否決了讓兩人並列得獎的特例，而將去年甫獲相同獎項的張詠捷硬從得獎名

單上拉了下來)。

在這產量豐盛的影像創作中，配合著作者頗具文采、真摯樸實的感性詩文，不難發現許多優異的個別影像。如果比較挑剔地看，則我感覺有些題材未能探觸得更深入一點，或者擴大一點觀察的視角；同時，一些專題在拍攝取材的概念上稍嫌單一化，在同一個題目內的觀看或構思角度差不多，這些是比較美中不足之處。

可以理解的是，每個月利用固定的吃重採訪拍照工作之餘暇，勉力完成一個全新的影像專題，時間上相當緊迫，難有工夫作細緻的觀察與思考的。的確如此。我認為，如果雜誌社允許，則每兩個月提出一組影像專題創作，是比較可以保證更好之製作品質的方式。對於一個新的題目或概念，充滿熱情與幹勁的創作者，因而可以有較充裕一些的時間思索、沈澱、與調整方向，創作可以儘量避免淪為一種從形式到內涵皆漸趨模式化的重覆動件。

創作回到「眼淚歸去的方向」

張詠捷目前為止的攝影作品中，最大宗、最精采的部份，是她取材自澎湖老家的影像。據她表示，澎湖將是她攝影創作上恒久並且終極的題目；認識她的朋友也都知道，鄉情是張詠捷在台北工作、生活、創作的精神基礎與動力的來源，套一句羅大佑的詞，也一直是她「眼淚歸去的方向」。濃得散不開的思鄉情緒，是張詠捷的一個識別標記，這是她可敬可愛之處，亦是她在創作與生活上可能必須面對的一個矛

盾。

當然，張詠捷自己並不覺得日後返回澎湖老家工作、生活、創作，有何矛盾之處，這是她決心已定的明確方向。對於這一點，我沒有答案，任何別人恐怕亦無從置喙——終其一生紀錄、表現自己的家鄉以做為一種自我實踐，無論如何是有意義的。

只是，有一個情形也許會出現，就是當淳厚樸素而資源封閉的家鄉成為創作的情感支撐力量時，它可能也同時成為一種創作上的限制力量。這讓我想到二十世紀愛爾蘭的偉大小說家詹姆士·喬埃斯（James Joyce），不願意被海島上的保守性格束縛而僵斃了創作潛能，毅然離開她感情上熟悉的故鄉，到歐陸體驗生活，終生未再返鄉，而其創作的根源，仍是愛爾蘭。

另一位出生於匈牙利的攝影家安德烈·柯特茲（Andre Kertesz），年輕時在祖國拍了許多極為醇美溫馨、鄉土氣息濃厚的作品。到了西歐與美國之後，創作的方向與形式伸展出極大的空間，終成大師級的藝術師。這樣的例子並不算少，當然，離開故鄉後即頓失精神重心的創作者也很常見。

不過，如果相機與攝影特別是一種需要不斷探索與發現的創作工具，如果正像一篇介紹張詠捷文章的檔案資料裡所言：「一九八五年起，相機成了生命中不可割捨的一部份，相機使她對『家』以外的世界產生無比的好奇」的話，則資質優異、創作力旺盛的張詠捷，在繼續思考與抉擇未來攝影創作的方向時，不妨暫時保留一個開放的答案。



● 感謝張詠捷不勝其煩地接受我的電話邀稿，照片，二、三次的拜訪，以及熱騰騰的咖啡、茶，感謝月刊中曾經幫助過我的所有人，再次說聲：謝謝你們。



講著我這生
 我最第一怨悴著是細漢失去痛疼
 彼當年我才九歲
 老母著不幸來過身去
 我無依無靠無呷無所在淌好住
 地咁茫茫人海中卡親像一隻
 孤單無俚的雨中鳥
 四邊無路 空中冷風寒
 怨身切命 誰知阮心肝
 彼落苦 實在是講攏末出來的苦
 爲著嘍呷一嘴飯
 我十四歲著揸一籠布袋戲棍仔
 和一掛人行入去內山搬戲
 大粗坑 小粗坑 三貂嶺
 牡丹坑 頂雙溪 澳底 十分寮…

步步攏著用雙腳行
 盤山過嶺 無一位無行啊到
 啊！我這世人行的路實在有夠遠
 想著我著驚 脚手攏軟去刺末行
 我搬戲的功夫著是這樣
 一庄過一庄一步過一步磨出來的
 講著卡早
 看戲的人實在有夠多
 大漢細漢歸戲檯仔脚攏塞滿滿
 戲散的時陣
 查坡查某攏舉竹筒仔火地照路

歸山脚的人和火鬧熱滾滾
 親像七月十五地咁放水燈
 啊！無疑講這陣的戲攏無人看
 功夫嘍傳 嘛無人嘍學
 倒轉來刺來放予外國仔
 人生世事難逆料
 我搬戲搬到七十
 想講嘍退休 刺退攏未休
 路愈行嘍愈遠
 法國 英國 義大利 西班牙
 米國 歐洲 非洲 飛來飛去
 歸地球攏轉透透
 昨暝嘛才嘍地加拿大公演倒轉來
 想著我這款的命
 幹伊娘 我刺愈想愈愛笑

我呷啊八十三
 這陣想起來卡親像是昨暝的代誌
 啊 八十年如一日
 你問我講 人生是什咪東西
 我想起來
 哆親像一齣戲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戲散 人嘛散
 實在是無什咪淌好計較的
 來啦 呷一支煙啦
 三五咁卡薄……



1992年5月26日，結束了花蓮的公演後，83歲的阿公在火車上累得不醒人事。
醒來時，天色已暗，他清清沙啞的嗓子，茫茫地說：
「唉！三魂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延萬事休……舞甲這老嘸舞攏未煞！」



一人化衆生，忽男忽女、忽老忽少，愛恨慈慾、是非恩怨……
都在天祿師的掌中活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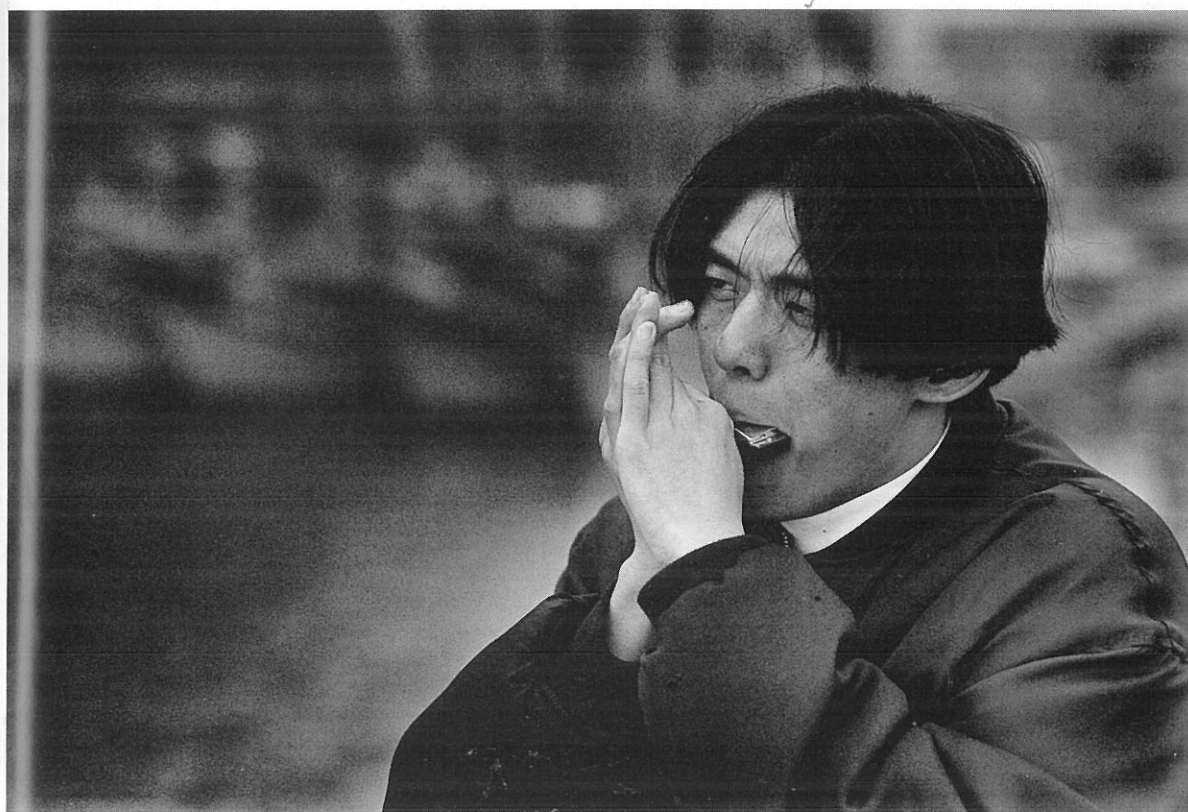
「人生如夢，夢如煙，煙如屁、做人真有愧……來啦！呷茶啦！呷茶會去鬱。」
淡泊如水的天祿師，在茶水裡笑談人生。



在浮光幻影的星海生涯中，許多新生歌手，一瞬間
即成爲過去。只有努力不懈，
不停止前進的旺盛鬥志，才能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在冬天的基隆海岸，李天祿和肖年團仔林強，
共同完成「黑輪伯仔」MTV轉輯，
傳統與現代的戲曲人生，交融在這片清冷的土地上。





一個平凡的戲子
一個平凡的歌手
一個平凡人的妻子
一個最平凡的 台灣女人
正在她生命的戲台上

演出最不平凡的 一齣戲
戲裡 有悲愁
戲裡 有歡喜
戲裡 有流不盡的淚水
而 韌命的女人

潘麗麗
將盈眶的熱淚
一一吞落肚底
迷人的歌聲 流轉的生活
交織成動人的 三十三歲的 生命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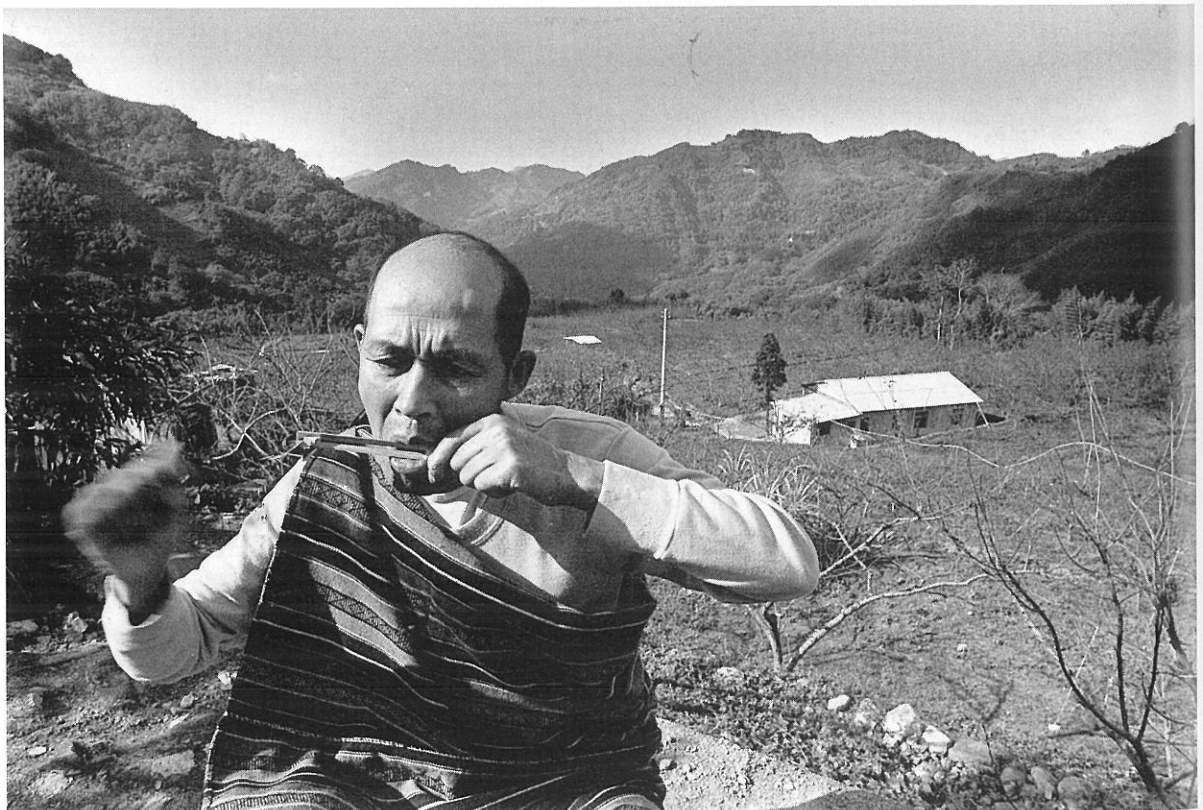
「你給我講 講台灣有一個所在會落雪
 彼地所在 是離開這個城市很遠地山頂尾溜
 各天地風 若在吹
 十領眠罩被 嘛蓋不燒
 看你安穩 困在阮地夢中

這雙初做人地雙手
 也有最地安慰……」
 細柔的歌聲
 洋溢著台灣女人含蓄的依戀和溫存
 母性的 濃濃的愛 交溶在動人的歌聲





泰雅 - 孩子們的未來是否也能保有父母親留下來的傳統



泰雅人瀕臨失傳的彈竹口琴